劒笑

劍筴第十四卷標目

詭廣篇凡三十九條
凡四十一事

劍帶笏

劍賞盜

劍斧

越大夫對劍

教民劍

討劍

氣劍

為劍

劍偺

拔劍竊去就

劍擬黃門郎

劍權姧

劍不解身

横劍

劍叱部曲

勸選劍

劍嬙

劍崇風教

抽劍立苻登

劍倖

濫留免劍

劍[illegible]

劒無金玉之飾

劒異識

劒疑

劒斬狼子埜心

陳劒亂

劒諂

秦軍人不劒

禁賣劒

劒于祠

劍筴第十四卷

明甄覺錢希言譔輯　海虞翁憲祥訂　長洲皐嗣瓊授錄

謹廩篇（蓍龜藥石之言聖王所以爲廩也其說在韓非子之論弋矣）

筴曰尋才始于毫端燎原基于燧焰故知既生冥冥福生窅窅倚伏之間盈虛之會觀幾辯微不可不早已夫劍之折也必先有璺聖人見之早故萬物莫能傷余志劍中之英識者上而邦君大夫

下而謀臣策士其人不言則已言則于國家成敗安危之理經權逆順之宜得失是非之鑑罔不燭照數計于胸中者焉其或嘉謀不用卒及顛越溉哉嘖既曾莫之恤毋猶懷剌厓之鍔而不善韜厥鋒者哉鄭長者有言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稟乎詩曰戰戰兢兢又曰不敢戲談爰謹稟

劒帶第

周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劒之小也獵角恐不能殺故恐其劒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兊兊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兊是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

伐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瞀瀸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水鷸鳥冠也知文者冠鷸）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劒賞盜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許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從本刪反詰起吉反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去起呂反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劒斧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倮謂捷燒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也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

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姧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于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焦）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蟆（苴謂草之翳薈）山多蟲螟（螟即蚕）六畜不蕃民

多天灾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窐也明主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管子

越大夫對劒

大夫文種范蠡對越王曰聞古人曰居不

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纍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寃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

囚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鬛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剟之利臽銕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

籍二氣其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吳越春秋）

教民劍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

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殁世

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

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

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

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

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彊股肱耳目聰明

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

珍怪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啜於土型用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劒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劒之利也墨子

計劒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

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獘腑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獘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

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墨子

劒葵非古法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

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

此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涂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子墨子

劍異

子墨子曰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

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彊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北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

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 墨子

楚劍

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

劍利則士勇奮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歿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春秋外傳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

亾也卒以成霸焉 劉向說苑

孫卿論劒

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惟孫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詩曰武王載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若

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

以阨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夫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
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
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
善敗者不亡荀子 史記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
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
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

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于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illegible]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illegible]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

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謂[illegible]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懷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蠭蠆之人雖桀

蹈豈有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
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
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
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
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
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者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易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韓詩外傳

劒客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劒

之客養必效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效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韓非子

尊劒

行劒攻殺暴慠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 兼也有兼人之勇力也 韓非子

劍養

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人主之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諸先生謂后儒之爲先王者）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儒俠皆法之所不容者）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致譽也）譽之

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illegible]

臣

劒蝨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口稱先王之道以籍託於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忘也）社稷之利（詐稱從言之士有利害於國家也）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

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監置立春夏秋冬中正五官）之禁（此俠士有害於國法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沸靡之財謂濫沸也）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蠹害也）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反言戒上意）

憂飭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以衍救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之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奏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

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也競也矯僞也）而世不知恥故姦軌浸長（浸漸也）夫雕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飾也采者文過其實也）數欠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

範民之道也範謂爲之立法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甲兵器械非特秣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漢書

考劍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

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于誣罔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埸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毋不察精惰則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家業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揔猥治公事者哉潜夫論

劉偕

元帝初即位徵貢禹爲諫大夫數虚巳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轝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言天子以畿内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

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奓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奓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

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省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

則矣

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減省遷禹爲光祿大夫漢書

按劒識去就

耿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及王莽敗更始立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

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命按劍曰
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
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轔[illegible]也
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命道聞光武
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攽
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
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後漢書

劒擬黃門郎

章帝時下邳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踧踖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劒擬篤而肆詈恣口篤

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後漢書

劒權姦

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迕者劒亦同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

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已而已不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私憾焉殺議耶邪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答曰單超左悺上呼超悺（音綰）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已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之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

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
下腹中狐疑上曰奸臣脅國當伏其辜復
何狐疑于是命衛呼超等曰陛下令討已
決勿得數言恐爲人疑惑冀心疑超等使
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徐璜具瑗
敕吏收惲自外謀國不軌於是帝幸便殿
召公卿勤兵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史比
景[ ]鄉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劍士卒千人

與共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繫少長皆誅之冀自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東觀漢紀

劒不解身

樊楚字文高爲郎每嘗直事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祀恐失時張嶝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

其愼重 東觀漢記

犢劍

趙熹遷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于是擢舉義行誅奸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

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爲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思爲久長規規謀也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于常山居庸間至二

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憙至此請從之令盡也

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後漢書

劒叱部曲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二即斬

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蠻叛將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魏志）

勸還劒

法正既臨蜀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從橫將軍宜啟王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

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人才捷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華陽國志

劒媚

王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爲會稽

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遷中書令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晉孝武帝故得原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齊併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

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參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國寶爲名道子既不能俱欲委罪國寶乃收付廷尉賜死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晉書】

劒崇風敎

吉成詵南安人也風韻秀發確然不群舜以天下是非爲已任京兆韋高放浪不稽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歎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敎遂拔劒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後秦錄】

抽劒立苻登

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

憚其宗强連曰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
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
旦事發反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
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爲然會七夕大
宴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illegible]路
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
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
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

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異巳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使請命于苻丕八月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

前秦錄

劒倅

馮䟦立夕陽公高雲為主䟦進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事無大小皆決于䟦兄弟初䟦宴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䟦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䟦戒其勿言太平元年高雲為倅臣離班桃仁所殺䟦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

張泰李桑言于踆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拔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群僚請踆爲王〔北燕錄〕

說留兒劒

宋太始中晉平刺史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休祐從上于岩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

拉殺之先是建康民間訛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詔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劒邸第

使臣妾飲泣而不敢奏乎使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于上而誅之

宋書

敕防

宋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江夏文獻王義恭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

劍俠

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
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
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
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
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罹傅
相由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
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
疾不自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廢人侍親

殄傾王業去歲西寇藉龍幾敗皇基不圖
梟獍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詔神
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
耆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
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于華州優地時可
嶷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
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

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須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益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　曲突徙薪防之素廣善者無恩惡者止奸宋書

飭無金玉之飾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于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好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

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祐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貸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北史〕

劒異議

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為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

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
平勵鄉人欲圖扞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
乃按劒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
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亡
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並為人所
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
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别將

劒疑

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惪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李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劒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

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尒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北史

劒斬狠子埜心

後周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還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

援嶽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埜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太決也于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

人也蔡祐今曰必斬奸人之頭因按劒臨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以視于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周書

陳劒亂

崔融則天朝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稅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

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遊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令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無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喑烏則彎弓睚眦則挺劍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不南走蠻則北走狄

矣〔唐書〕

劒詔

唐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䑛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虓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

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朝野僉載）

泰軍人不劒

王播字明敭曾祖璡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

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為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吏術甚禮重之擬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擢用

會母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爲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爲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禽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

持戒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唐書

禁賣劒

德宗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甲辰禁賣劒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二月庚戌朔先是宰相以三節次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

錢分

劍干祠

明宗長興中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于其子希聲殷卒遺命諸子相繼寘劍于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五代史